



西班牙在决赛以1比0绝杀阿根廷，扩军至48队、周期长达39天、赛事增至104场的美加墨世界杯落下帷幕

“最豪四强”挡不住佛得角的光 纯粹有序的“技术流”仍是王者

羊城晚报记者 赵亮晨



冠军西班牙队在颁奖仪式上庆祝 新华社发

世界杯决赛再度迎来西班牙1比0绝杀，同样有一名叫托雷斯的球员替补登场，揭幕战同样是南非迎战墨西哥，主题曲同样由夏奇拉演唱……这一切，都让人仿佛穿越回了2010南非世界杯。但是，和当时相比，一切早已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

本届美加墨世界杯，处处可见“矛盾”：以佛得角为代表的草根足球，书写了世界杯历史顶级的逆袭叙事；赛事判罚迈入全智能科技时代，场上的争议乱象反而达到历届顶峰；赛事规则全面娱乐化改造、商业属性空前膨胀，但西班牙夺冠却也让足球回归技术和传承的本真……

佛得角让“最豪四强”失色

佛得角这个全国总人口仅54万、此前从未登上世界杯正赛舞台的西非岛国，在本届赛事打出了颠覆足坛认知的表现，书写了足以载入世界杯史册的平民神话。

整届赛事，佛得角在90分钟常规时间内对三支世界杯冠军级别球队保持不败，其中包含本届赛事冠军西班牙、阿根廷，以及南美传统劲旅乌拉圭。放眼世界杯百年历史，还从未有任何一支低排名新军，能在常规时间内获得如此成绩，这份战绩的稀缺性与含金量独一无二。

在1/16决赛对阵夺冠大热阿根廷的赛事中，佛得角的韧性与技术美感彻底惊艳世界。

球队两度陷入落后绝境，又两度凭借优秀的团队配合顽强扳平。尤其是加时赛的扳平进球，堪称本届赛事的最佳进球候选——依托连续十脚零失误的地面传切配合，层层推进撕裂阿根廷防线，最后以一记高质量远距离弧线球世界波完成终结。

本届世界杯创下世界杯百年历史纪录——FIFA官方世界排名前四的西班牙、阿根廷、法国、英格兰四支球队，完整包揽本届四强席位。但是，每一轮淘汰赛后，人们都在说“佛得角的含金量还在上升”“佛得角仿佛也进了决赛”。

佛得角本来想来世界杯见见世面，结果，他们自己成了世面。

最高级科技催生更多争议

为实现赛事公平最大化，本届世界

杯全面落地智能赛事技术体系，硬件精度与科技覆盖率创下历史新高，从技术层面彻底解决了传统肉眼误判、门线悬案、模糊越位等问题判定的难点。但是，极致的技术精准度，不仅没有消解赛场争议，反而催生了更多争议，而争议场次数量、舆论发酵程度，都是近几届世界杯罕见的。

更奇葩的一幕，出现在1/8决赛之前。

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干预之下，因凡蒂诺领导的国际足联对美国本土球员巴洛贡进行了“红牌特赦”，令其可以在对比利时的淘汰赛上登场。同等恶意犯规动作，其他国家球员会被直接追加停赛，而东道主球员却获得特赦豁免。比利时队的申诉，也被轻易驳回。

双重标准的处罚尺度、明显的主场倾斜、毫不遮掩的场外干预，令这一违背足球规则的空前之举，引来了全球同行和球迷和口诛笔伐。所幸，比利时队反而因此同仇敌忾，而美国队却心虚失误不断，最终完败出局。

智能科技解决了旧时代的肉眼误判，却可能不符合人的通常判断，引发一种公平危机，最高级的科技反倒降低了足球的魅力。

这，就是本届世界杯最讽刺的一幕。

斗牛士构建全新传控体系

为了市场利益最大化，本届世界杯落地了多项颠覆足球百年传统的试验性新规，彻底打破了足球固有的赛事节奏。

本届世界杯改革争议最大的规则，当属分段补水制度。完整赛事被拆分为四节式篮球比赛节奏，频繁的暂停打断了球队战术连贯性，对比赛流畅度形成了不小的干扰。

本届世界杯扩军至48支参赛球队，104场赛事总周期拉长至39天，夺冠队伍需要连续征战8场高强度赛事，叠加美加墨三国广袤的地域跨度，各队

钱钟书的“六不选”

□晏建怀

钱钟书编注的《宋诗选注》，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有人对它公开品评一番，或褒或贬，或喜或恶。此书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版以来，从黄肃秋撰文批评，到夏承焘声援，到八十年代后连燕堂、王水照的学术争鸣，再到今日网上褒贬，争议似乎一直没有断过。

之所以争议不断，与钱氏选诗的标准，或者说这种标准下确定的篇目有关。钱钟书选诗，不随大流，不囿于公论，选有选的理由，不选有不选的缘故，选与不选，有清晰的界定。他在《宋诗选注·序》中明确“六不选”：押韵的文件不选；学问的展览和典故成语的把戏不选；大模大样地仿照前人的假古董不选；把前人的词意改头换面而绝无增进的旧货充新不选；有佳句而全篇太不匀称的不选；当时传诵而现在看不出好处的不选。这六条标准落实到书中，如同制造一个盆景，枯枝烂叶摒弃之外，连哪怕色泽鲜艳、姿态婀娜的鲜花也一并剪掉了，留下的只有选者标准下的“一枝独秀”。这样一来，很多表现宋诗鲜

明特色，以及一些人们口口相传的好诗或经典，都因“六不选”而排除了。

押韵的文件不选：指说理文的诗化、有诗无魂的作品不选。最明显的是，朱熹的诗一首未选，即使让他在诗坛暴得大名的《春日》《观书有感》也未能入列。钱钟书认为朱熹是道学家中间的诗人，刘子翬是诗人里的道学家，孰先孰后，价值立现。所以，他选了刘子翬的诗，而未选朱熹的。

学问的展览和典故成语的把戏不选：对玩弄典故、化用成语、重形式、无真情的诗歌全都退避三舍，像黄庭坚那么有名、代表江西诗派顶级水准的《六月十七日昼寝》《寄黄几复》诸诗，均未入选。黄庭坚的“点铁成金”“无一字无来处”，王安石的“用事不编事”等妙法诗技，均被钱钟书比喻成“把古典来‘挪用’”“把借债来代替生产”，在书里戏谑了一番。黄庭坚的诗，钱氏书中仅选三首，不但少于他的老师苏轼的十八首，甚至少于他的学生陈师道的五首。要知道，就作品的繁富和在

诗坛的影响而言，陈师道无论如何与黄庭坚是不可同日而语的。

大模大样地仿照前人的假古董不选：指使有形式、毫无创新、一味模仿前人的作品，如杨亿、刘筠、钱惟演诸君，尽管他们在宋初诗坛的声名如日中天，钱氏却弃如敝屣。

把前人的词意改头换面而绝无增进的旧货充新也不选：《宋诗选注》受到的最大批评，便是未选文天祥的《正气歌》和《过零丁洋》，未选的原因应该在于此。钱氏致此书责任编辑孙弥颐的信中曾直言《正气歌》开篇袭用苏轼《潮州韩文公庙碑》，结构模仿石介《击蛇笏铭》，中间排比逻辑有瑕疵，还说文天祥诗之佳者，不在《正气歌》《过零丁洋》，而在《南安军》《金陵驿》《除夜》等。所以，他弃《正气歌》而选《南安军》。

有佳句而全篇太不匀称的不选：所谓“全篇不匀称”，当指意脉、节奏、风格的不匀称，这样的诗，即使有名句也不选，像林逋被誉为千古绝唱的《山园小梅》《疏影

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》，林升脍炙人口的《题临安邸》《暖风熏得游人醉，直把杭州作汴州》等，均未入选。

当时传诵而现在看不出好处的不选：像传诵一时的馆阁应酬诗，包括《书端州郡斋壁》、张咏《劝学示弟说》、胡铨《家训》等名臣“格言教化体诗”，都被钱钟书割舍在书外。他说：“这类作品就仿佛走了电的电池，读者的心灵电线也似的跟它们接触，却不能使它们发出旧日的光焰来。”

钱钟书的“六不选”，并非“六不选”之外的都选，他“不选”之外的“选”，有着更为严格的标准，用“六不选”反推“选”的标准应该是：有真情的诗，有原创性的诗，有气韵的诗，有艺术价值和艺术生命的诗。这种选择下，许多人们耳熟能详的名篇便也被“割爱”了，争议不断，也在情理之中。虽然有争议，但后来金性尧编《宋诗三百首》、葛兆光编《唐诗选注》，无不受其影响。书中序言、诗人评价、诗歌注释，也至今为人所津津乐道，可见此书的影响力之大。

绿色记忆

□孙洪

1972年冬季，一脚迈进了军营，另一脚也就迈进了大山。“逢山开路，遇水架桥”，是指导员对我干的这个兵种诗意的诠释。

两年后当了班长，到某国执行援外筑路任务。在异国他乡的处女山上，楠竹一丛丛、一兜兜，枝繁叶茂，铺天盖地。在一片竹海中，挥起柴刀一阵砍，粗壮的圆竹作柱架梁，劈开的片竹支墙铺地，一天工夫就建起一幢幢傣式竹楼般的军营。

部队所有的军需物资，均由国内组织供给。连队随车带去了猪、牛、羊、鱼、酸菜等罐头和蛋粉、花生米、木耳、黄花、粉条、豆皮等副食。当司务长把车上拉的东西一宣布，全连都沸腾了。要知道，这些物品当时在国内市场上要凭票供应，连队也只有在节假日会餐时才能限量享受的呀。

没想到，不到一个月，全连都吃蔫了。没有蔬菜，整天的牛羊肉，黄花木耳，谁受得了啊。来自贵州山区的小张，有一天傍晚从营区外的竹丛中探出，欣喜地举着一把秆不过半尺、叶不过几片的绿色植物，喊道：“班长，这种野菜吃得！”

我急忙抢过一看，青翠的绿叶边长着锯齿，不到两指阔的几片叶托着几个欲开苞的青蕾。“这是什么菜，能吃？”我用怀疑的眼光瞪着他。本来见着我就紧张的新兵，一口黔音竟结巴起来：“不知……叫什么，但……但……肯定能吃。”

我将叶片在手中狠狠揉碎，重重摔在地上，下了决心，对小张说：“今天晚了。明天你带几个人，采一些回来。”

当晚，我班站后半夜岗。我让四川老兵老薛到炊事班“搞”了半瓶油。

第二天黄昏，我把全班带到营外的竹林中，由我亲自掌勺，炒了大半盆野菜。我带头尝了第一筷，味道鲜滑爽口，再品则略感苦涩，接着吃香滑润口。大家看我津津有味的吃相，没等招呼，一拥而上，菜盆见了底。

团里来了指示，各连抽1个建制班组建生产班，专司农副业生产，解决部

队的“菜荒”问题。当地的山林土层极厚，班里利用收工后的两个晚上，在营区东北角辟出一块荒地，人均占有相当于班里宿舍那么大的地块。

两个星期后，播下菜籽的地里不见动静，间或长出几株也是叶蔫枝萎。“土生。”小张凑过来吐了一句。

“土生，就把它烧熟！”我情不自禁地喊出声。沿山随坡都是枯枝败叶，一会儿我们就将菜地上架的一层干枯枝杈，一把火烧尽。

小张在家间弄过菜地，拿起铁耙将一块块散着余烬的地又精心梳耙了一遍，将一粒粒菜籽又精心挑选了一遍。次日收工后，在落日的余晖中我们播下了希望。

几天后，我们心盼已久的绿点终于斑驳地泛出了土面。又几天，菜的瓣茎已隐约能见。星星点点的绿光浮动在我们心头。大家一致认为，菜长得比上次快，可就是东一块、西一块出得不够平衡。

“缺肥”。有天给菜浇完水，小张嘟囔着。他的话，让我想起了全连唯一的肥源——“大厕所”……一分耕耘，一分收获。地里的菜逐渐丰腴起来，盈盈一窝翠绿，全班迫不及待地将它们收割，装满几个菜筐，送进了伙房，炊事班长乐得合不拢嘴，全连着实尝了个饱。

来自五湖四海的兵，家里寄来了东西西南北的菜籽。连队的一畦畦菜地兀地变成了一块硕大的调色板，润着东北大白菜的黄绿、苏北小白菜的翠绿、湖北矮菠菜的深绿、湖南长莴苣的青绿、河北粗芹菜的黛绿、四川牛皮菜的浅绿……每晚饭后，我最爱站在连队南北的高高坡地上，俯瞰坡下菜地里我们涂抹上的深浅不一的绿，在相当于一个足球场面积的菜地中，移动着连队战士劳作的绿点。

远处一碧如洗的天光中藏匿着暗绿的山影，近处一团团浓绿的青竹送来阵阵蘸有绿意的轻风，在翠微中刻下了我对绿色的理解，它不仅是眼睛对波长的测定，更是对生命的解释，于我是难再有一段铭心的记忆……



千年“花塔”两名人

□巫晓玲

一到六月，广州的公园里，便处处可见荷花盛开的亭亭身姿。从中山六路转进来，沿着六榕路往里走，渐行渐静，街道两旁的老榕，繁茂蔽日，枝叶层层叠叠，滤去了夏天的喧嚣。

六榕寺山门窄小，门楣上红色匾额上书“六榕”二字，古朴端庄，落款是“眉山轼题并书”。六榕寺，始建于南朝，原名宝庄严寺，北宋时重建，更名净慧寺，公元1100年苏东坡奉诏北归，途经广州，见此寺内有六株古榕树，浓荫匝地，生机盎然，遂题写“六榕”二字。

进了山门，穿过天王殿，眼前豁然开朗。庭院正中，一座砖木塔巍然矗立。从下往上望去，塔身是八角形的，色彩绚丽，“红绿白黄，互相辉映”，每一层的檐角都微微翘起，像花瓣层层舒

展，难怪人们把这舍利塔叫作“花塔”。

1991年暑假，我和母亲从老家到广州探望哥哥。一位陈姓兄长带我们游览了六榕寺。那个时候，游客是可以登塔的，花塔外观九层，实内设暗层八层，共十七层，是现存宋塔中最高的一座古塔，据说站在塔顶，可以俯瞰旧广州城：连片的青灰瓦骑楼、纵横的麻石街巷、光孝寺、石室教堂等等，天气晴好还能远眺珠江。

六榕寺的荷花是养在水缸里的。花塔前的庭院里，青花瓷缸整齐摆放，宽大的荷叶间，几枝清荷或盛放或含苞，疏朗有致。让人见之心喜，闻之静心。或许是因长在寺院里，那莲花形若佛祖宝座，似有禅意。

近午，大雨忽至，我急忙跑到花塔

旁边的连廊躲雨。站在廊下，才发现墙上碑文，仔细一看，这篇3000多字的《广州宝庄严寺舍利塔碑》，竟然是王勃写的。原来，山门那副对联：“一塔有碑留博士，六榕无树记东坡”里的“博士”就是王勃。公元675年，王勃从山西老家南下交趾探望父亲，途经广州。当时这座寺庙还叫宝庄严寺，舍利塔刚刚修葺一新，寺僧仰慕他的文名，请他写一篇碑记。王勃欣然应允，洋洋洒洒，一挥而就，写下了这篇中国文学史上篇幅最长的宝塔铭文。谁可能想到，写下此文不久，王勃在渡海时溺水，惊悸而死，年仅二十七岁。

雨势渐收，蝉鸣四起，塔檐的铃铛被风吹动，发出细碎的声响，像是时间在低语。



盛世榴芳（国画）

□邝文强